

再论唐君毅的人生观 ——读《人生之体验续篇》

熊吕茂

(中南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所,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唐君毅在《人生之体验续篇》一书中认为: 为俗情世间立一个毁誉的标准十分重要; 人生之艰难与哀乐相生; 人生立志之道即是使自己之实际的存在成为一理想的实际存在; 人生之虚妄与真实相伴, 人要成为一真实的存在, 须经过一真实化之历程。通过反观人生历程中那些妨碍理想实现的各种艰难、罪恶与悲剧, 他要求人们应随时提高警惕, 反省自己的人生, 以斩断那些人生途程上的荆棘, 使人从烦恼、痛苦、罪恶的深渊中超拔出来, 以归于人生之正道之思想。

关键词: 唐君毅; 人生观; 人生体验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2-0183-06

唐君毅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 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著书立说颇丰, 以阐释儒家学说之思想为己任, 对人生、伦理、道德、哲学、宗教、历史、文化、教育等领域均有研究, 尤其注重探讨人生观问题, 其著述在海内外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拟对他的《人生之体验续篇》一书中的人生观问题进行再探讨。顾名思义, 该书是唐君毅的名作《人生之体验》的续篇。不同于前书着眼于对人生向上性之理想的肯定, 该续篇则反观人生历程中那些妨碍理想实现的各种艰难、罪恶与悲剧, 要求人们应随时提高警惕, 反省自己的人生, 以斩断那些人生途程上的荆棘, 使人从烦恼、痛苦、罪恶的深渊中超拔出来, 以归于人生之正道。

一、为俗情世间立毁誉标准所在之重要

唐君毅认为, “毁誉现象, 一般的说, 直接属于形下的俗情世间, 而不属于形上的真实世间”^{1}。这种现象是人生随处可见的。俗话说“谁人背后无人说, 哪个人前不说人”就是一种典型的毁誉之说。在唐君毅看来, 人们在日常生活所经历的毁誉现象之复杂性的原因, 一是因为人间世界一切毁誉现象在本性上是无定的; 二是缘于毁誉之无定性, 与人之心灵之

交互反映, 而使人间世界对某一言行之毁誉之流行, 可成一永无止息而无穷的漩流。为此, 他将毁誉现象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 作为日常生活之经验事实之毁誉。唐君毅认为, “作为日常生活之经验事实的毁誉, 每人都可以从他的日常生活去体会。”^{1}比如说, 通常人们总是谈学问、谈事业的时间少, 而批评人、议论人的时间多。批评人, 议论人, 便非毁则誉。当然, 毁誉本于是非之判断, 人有是非之判断, 则不能对人无毁誉。即使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历史人物, 也将永远存在于后代无限的人之是非毁誉之中。这些都是俗情世间中不容否认的事实。

其二, 作为社会政治现象之毁誉。唐君毅认为, 毁誉虽然是个人的活动, 但在此活动中, 却包含着希望“他人亦作同一毁誉之要求; 而人亦本有模仿、同情他人之毁誉, 或受他人之暗示以作毁誉之一种社会性”^{[1](5)}。于是, 便有所谓众口共誉、众口交毁, 或众好众恶之社会现象发生。他举例说, 在人类社会中, 无疑存在公共的宗教信仰、道德标准以及礼仪风尚、政治制度、法律习惯等, 这样, 他人对于能遵守之者则共誉之; 对于违背之者则共毁之。这就是作为社会政治现象之毁誉。

其三, 作为主观心理现象之毁誉。唐君毅认为, “要真了解作为个人日常生活之经验事实看的毁誉, 与作

为社会政治现象看的毁誉,必须赖于了解作为主观心理现象看的毁誉。”^{[1](6)}这是因为毁誉之为一经验事实,最初只是人心理上的经验事实,而一切社会制裁之所以对个人有效,社会之毁誉之所以能致一政权之兴亡与个人政治地位之得失,最后无不根于诸个人心理的要求或活动。在唐君毅看来,作为心理现象看的毁誉,首先是我们内心所体验的他人对我之毁誉。我体验了他人对我之毁誉,此毁誉即存于我之内心,而为一内心之现象。其次则是我们内心所体验的我之誉人或毁人之心理活动,而此活动则与对他人之言行的价值判断相俱,或即是此对他人言行之价值判断本身。唐君毅认为,人之所以会产生毁誉之心理,是因为毁誉成为了有效的社会制裁之真正根据。如果人不先好誉而恶毁,将尽可放言任行,而不畏任何他人之批评与社会上之舆论。也就是说,人之怕此社会制裁,并非怕他人以外的社会,实际上只是要满足其好誉而恶毁之心理要求,亦实即只是人之好誉而恶毁之心理要求以及在制裁他自己之其他欲望与其他心理要求。此处实只有内在的自己制裁,而并无外在的社会制裁。

其四,在精神现象中之毁誉。唐君毅认为,“精神现象亦可说是一种心理现象,但不是一般人的心理现象。一般心理现象是随感而自然发生的,精神现象则是为一自觉的有价值的理想所引导的。一般的心理现象,使人对于外面的世界,作各种主观的反应,并时求直接改变环境。精神现象则初是人对他自己之心理现象自身的一种反应,而先求改变主宰他自己之心理以及行为,以使其生活之全体为理想所引导,而由此以间接改变环境。故精神现象可称为一自作主宰的心理现象,或专心致志于一自觉有价值之理想的实现之心理现象。”^{[1](11)}在唐君毅看来,作为日常生活中之经验事实之毁誉、作为社会政治现象之毁誉和作为主观心理现象之毁誉,都可以说属于俗情世间,因此,其毁誉之有效的流行,仍在俗情世间,而不在超俗情之真实世间。他认为,真实世间不展露于一般人之日常生活社会现象与心理现象,而展露于人之精神现象。而精神现象只是俗情世间中之少数人所常有,或一般人之在少数时间之所偶有者。我们懂得了精神现象、精神生活之异于一般日常生活心理现象,便知在精神现象、精神生活中的毁誉迥异于作为一般心理现象、社会现象、经验现象的毁誉。

唐君毅认为,“人之名与实乖,人之德与位违,智者寂寞而愚者喧,贤者沉沦,不肖者升,人间乃有无穷愤懣、无限冤屈、无端哀怨,此之可悲,亦可不亚人世之饥寒之苦,与鳏寡孤独之无告。故知流俗世间,

必有为之定是非毁誉之标准,止其流荡之无已,而为之主,足以慰人情之求名实之相应者。”^{[1](21-22)}因此,为俗情世间立一个毁誉的标准是十分重要的。而立这个标准,又当自视其在社会所处之地位,所当之时势,所对之人物,而不一其术。

二、人生之艰难与哀乐相生

唐君毅认为,“人生的艰难,与人生之原始的茫昧俱始。”^{[1](43)}因此,随着一天一天地长大,人便负荷着其内在之无穷愿欲,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挣扎奋斗,并承担一切环境与他的愿欲间所发生的一切冲激、震荡,忍受着由此内在愿欲与外在环境而来之一切压迫、威胁、苦痛、艰难。而这一切都是人生无可逃避的命运。在唐君毅看来,人生之所求不外七件事,即求生存、求爱情、求名位、求真、求善、求美与求神圣。而这些要求之去掉与达到,都有无限的艰难,此艰难总无法根绝。

首先,人生之路的第一步艰难是求生存。唐君毅认为,人为求生存,不得不辛苦地劳动,甚至走遍天涯去谋求职业。而此求生存之愿欲,亦是天所赋予人之性,是非人的自由意志或自觉心所决定的。

其次,人生之路的第二步艰难是男女之爱情。唐君毅认为,人之需要爱情与人之要求生存都是人之天性,而此天性的要求都从生命之深处涌出,它们驱迫人生前进,使人自觉似有满足之的责任。然而爱情并不都是快乐的,它有失恋离婚的苦恼。即使是佳偶,或异地而长别离,或同心同居而不能百年偕老;纵然能同心同居,百年偕老,亦很难同年同月同日死,终有一日要被迫分离。可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就是人生求爱情艰难的真实写照。

再次,人生之路的第三步艰难是人之求名位。唐君毅认为,人一生中最感兴趣的事情,在儿童时期是饮食;在青年时期是男女爱情;在壮年以后便是名誉与地位。在他看来,尽管求名位是人的本能,但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是否有名有位,纯粹是外在的事情。人当行其心之所安,遁世不见知而无悔,这样才能保持人之无上的尊严。然而真要做到这一点却又是一人生中极大的艰难事情。这是因为人之所以乐于求名位,是源于其希望被人认为好、为有价值的心理。而人要去求名位,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价值要为无数的人所认识,并在人的价值秩序中处于首列,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人自己所表现出来的价值永远都只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他人(对自己的

价值)的认识能力也总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人求名位实际上成为了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第四,人生之路的第四步艰难是人之求真、善、美与神圣。唐君毅认为,“更高的人生,是在俗情世间,名位财色之世间之外,看见真善美神圣的世界。这是一永恒、普遍、纯洁而贞定的世界。”^{[1](56)}这一世界是眼前的天桥和天路,是人间的天国,是洋溢的神圣之遍地流行,是人欲仁斯仁至矣的当下境界。然而,真要到此境界却又是至易而实至难的事情。在唐君毅看来,一切真理皆可隐藏另一真理;一切美的境界之外还有其他美的境界;善德是无穷的;宗教上的与神圣境界之交通亦有各种不同的亲密之度。人在此世界中行,直向上看,又总是前路悠悠,随时可觉日暮途远。而此中的甘苦,亦犹如世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甘苦,常常是无法为外人所知道的。在唐君毅看来,作为“求生存、求爱情、求名位”的俗情世界与作为“求真、求善、求美与求神圣”的形上世界之间存在有裂痕,而要从现实的俗情世界通达超越的形上世界是极其艰难和充满危险的。唐君毅认为,“真美善神圣之世界,全是超越于现实世间,固有语病;说其即在此眼前之世间,亦有语病。此中必须兼超越于现实世界与内在于现实世界之二义,即:不即俗世,亦不离俗世之二义,出世间,而又不舍世间之二义,以得其中道。但此中道又如一无厚之刀锋,一不当心,便落入边见。”^{[1](59)}因此,生活在现实俗情世界的人要想达到形上价值世界的境界,无疑是十分艰难的事情。

同时,唐君毅又认为,在通往形上价值世界的超越人生之路上,虽然同是求真美善和神圣,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径:一条是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天才之路”,一条是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圣贤之路”。作为“天才之路”,因其要求绝世脱俗,于普通大众是不可学和不可企及的;作为“圣贤之路”,因其从当下世俗的点滴出发,并不要求绝世脱俗,所以看似人人可学,人人可为,但却充满陷阱,充满泥泞。可见,无论是不可企及的“天才之路”,还是充满陷阱和泥泞的“圣贤之路”,都使得人要真超越形上的价值世界,实际上成为了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那么,这通往“圣贤之路”是否就走不通了呢?在唐君毅看来,“对于走孔子所提倡的圣贤之路,所生之病痛与艰难,不是绝莫有法子医治与挽救。因知病在即有药在,人可自求得之。”这“自求得之”之法子就是他所说的“哀乐相生之处”。他认为,“此哀乐相生之处之含义,是人必须知道人生的行程中病痛与艰难。这些病痛与艰难,不是外在的,而在我之存在之自身。”^{[1](65)}因此,懂得

了这个道理,就便知人生在世没有什么可仗恃的,也没有什么可骄矜的。当我们真肯定一切病痛与艰难之必然存在时,则人之心灵即把一切病痛与艰难放平了,放平了的心灵,应当能悲悯他人,亦悲悯他自己。而在人能互相悲悯而相援以手时,或互相赞叹他人之克服艰难之努力,庆贺他人之病痛的逐渐免除时,天门开了,天国出现了。此中处处都有一人心深处之内在的愉悦——是谓哀乐相生。人如果真能懂得此“哀乐相生”之智慧,便可于一刹那间超越一切人生之哀乐。但是,人又不能一直悬于此“智慧”,因而也就不可能一直拥有这领悟智慧所带来的人生之大快乐,人还得回到实际生活中,当他回到现实生活之中时,他仍然不能不伤于哀乐。这就是如环的永恒的哀乐相生,因此,人生之最后归宿处不能是快乐,只能是哀乐相生的情怀。然而,尽管如此,唐君毅却认为,“世间仍有一道理颠扑不破,即人能知道艰难,人心便能承载艰难。人心能承载艰难,即能克服艰难。”^{[1](67)}同时,人生一切事情皆无绝对的难易。只要人真正精进自强,一切难皆成易。反之,只要人懈怠懒散,则一切易也皆成难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唐君毅“哀乐相生”思想的真谛。

三、人生立志之道

我们知道,人要在一生中有所成就,就必须首先立志。唐君毅认为,立志之志,非只是今心理学上所谓意志之义,亦非全同于一般所谓理想之义。虽然说,“立志亦是立一种理想,但此所立之理想,是直接为自己之具体个人立的,不是抽象普遍的;同时不只是立之为心之客观所对,而是立之为:自己之个人之心灵以至人格所要体现,而属于此心灵人格之主体的。此即是要使此理想,真实的经由知以贯注至行,而成为属于自己之实际存在的。故我们与其说,立志是立一个人生理想,不如说立志是使自己之实际的存在成为一理想的实际存在。立志之志,不只是‘向’一定的目的,或普遍抽象的社会文化理想、人生理想,而是由当下之我之实际存在,‘向’一理想之实际存在,而由前者‘之’后者。”^{[1](69)}

在唐君毅看来,在每一个人的人生中都存在三大迷妄,如果不破除这三大迷妄,人皆不能立一公的正面志愿。他认为,人生第一迷妄,是以为人于世间无所有。实际上,像身体、物质、货财、名位、权力等世间的东西,人总是多多少少具有的,故人在世间必有所有,此是一绝对必然的真理,不然,人就不能

在自然社会中生存。如果自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第一大迷妄。人生的第二大迷妄,是人自以为能安于其所有,而满足于其中。人之不能由其所有之一切以得完全之满足,乃因为人既知其“所有”,此“知”即超越此“所有”,而顺此“知”,即会另求有“所有”。因而“有知之人”乃绝对不能于其“所知之所有”中完全满足的。故谓人能满足于其所有是人生的第二大迷妄。人生的第三大迷妄,是人自以为人可视其一切所有为自己以外之物而舍弃之,而发出一逃出世间之名利、权力及不要富贵之意志,以至发出一不需要任何在身体外之物质,以及心灵以外之身体之意志。唐君毅认为,要去此三大迷妄之真理,是人在世间,既有所有,又不能满足于其所有,又不能一往只弃其所有,以求其个人之超越其所有。因此,人生立志的唯一正确之路,是一方承担其所有,而一方又消费之使用之于一超个人的大公无私的志愿前。唯有如此,才可既实现人之超越其俗世所有者之人性,亦使其在俗世所有者,与俗世中所接触之他人,皆可在此志愿下,得其安顿。

四、人生之虚妄与真实

唐君毅认为,“人之存在中,实夹杂无数虚妄或虚幻的成分。人要成为一真实的存在,须经过一真实化之历程。”^{[1](108)}在他看来,人之存在与其活动之内部之所以含有虚妄或虚幻的成分,是因为人有思想。人有思想,是人的尊严之根源,但同时亦是人之存在中有虚妄或虚幻成分的根源。那么,人的思想为什么会成为人之存在中的虚妄或虚幻之根源呢?这是因为,人有思想,就会发生错误,当人的思想发生错误时,人就可能把花视为草,把鸟视为兽,即把存在的视为不存在,不存在的视为存在了。可见,人的错误的思想虽一度存在,但却是非真实的存在,其存在的本身即含有一虚妄或虚幻的成分。唐君毅认为,人要实现人生真实化的过程,要克服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首先,人生要求真实化的第一步,就是要不说谎,不妄语。唐君毅认为,人生之存在中所包含的第一个虚妄或虚幻之成分,就是人会说谎。我们知道,人之所以说谎,是因为若干事情恐他人知之,而不便自己私下进行,或欲由说谎以欺骗他人,使他人能帮助自己或不妨害自己私欲目的之达到。那么,如何才能断绝一切谎言之根源?唐君毅认为,“人必须做到:其一切言语,皆当机而发,一发即过而不留,其遗迹即若如如不动;非经以后之心灵,依清明之自觉,重加反省运用,即不再无端自动冒起,自其原在之经验系统

中,游离超拔而出;然后可。”^{[1](114-115)}因此,人只有超出谎言之外,才能求得人之真实的存在,实现人生真实化的过程。

其次,人生要求真实化的第二步,就是其行为合理。唐君毅认为,所谓行为合理,是指凡不违背于所知之自然的规律,而他人与自己可同样遵行者皆是。譬如,我对人守信,人亦可对我守信,此守信乃人与我所可同遵行者,即是合理行为。反之,如我说谎欺人,不愿他人说谎欺我,我骂人而不愿他人骂我,这种说谎、骂人的行为,即不是合理行为。而这“一切违背所知之自然规律的幻想,及缘此幻想而生之行为与不合恕道之行为,乃人生之真实化的障碍。此与我们之谓说谎之事,是人生之真实化的障碍,都不是说其从不曾存在过;而是说其存在自身,即含有一内在的虚妄性或虚幻性”^{[1](116)}。因此,人只有遵守自然之规律,使自己的行为合理,才能破除人生内在的虚妄性和虚幻性,使自己的人生真实化。

再次,人生要求真实化的第三步,就是必由成己以成物。唐君毅认为,“人之所以不能只成己而不成物,此乃因人之真己,永不能真以他人外,万物外。人之心灵之本性,原为四门洞达,以容他人与他物之出入往来,而原能对其疾痛忧患,无不感者。”^{[1](119)}当然,我们可以在我自己与他人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即界限内者为己,界限外者为人。我可超越界限内者,达于界限外而知有人,亦可超越界限外者以回到界限内,而唯知有己,又化此己为一绝对无外,而唯知此一己,似亦未尝不可。然而问题是最初划此界限者为谁。实际上,此最初划界限者仍当为我之自己,而此自己之初划此界限,即证明其原在此界限之上,同时也看见界限之内与外,而此真能同时看见界限之内与外之“己”,即为一兼含内外人己的我之心灵之本性,而于此“己”、此心灵之本性,则永不能只置之于其所划之界限内。因此,此己必为自居界限之上以兼关怀内外之人己,而求其兼成者。否则,若人皆饥而我独饱,人皆寒而我独暖,人皆忧患而我独安乐,人皆愚昧而我独智慧,人皆为不德之小人,我独为有德之君子,这种状况必然为我之心灵之本性之所不忍。因为我之心灵之本性原能同时看到我所划之人我之界限之内与外而已。由此而我欲求我之人生之真实化,即于理于势,皆不能不求成己兼成物。而一切客观的道德实践与成就社会人文,治国平天下之事业,皆所以成就我之人生之真实化者,都出自这个道理。因此,人要实现人生的真实化,就必须由成己以成物。

第四,人生要求真实化的第四步,就是要将“死”

放在目前。唐君毅认为，“一般人恒只求生而忘其有死，此固有其所以如此之故。但最真实之人生，仍须将其‘必有死’之事，时时放在目前。”^{[1](120)}为什么人必须时时将死放在目前？因为在世界存在的一切事物中，只有人类乃真知其有死。像上帝、仙佛与天使皆不死，禽兽草木虽有生必有死，但却不知其有死。唯人独有死，且知其将死与必死。在唐君毅看来，既然人必死也知其死，那么，人为什么会关心其身体之死的问题呢？这是因为人之心灵总是怀抱种种目的、理想和志愿，欲凭借自己身体之动作，加以实现于客观世界。因此，人的身体之死就成为了人人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而对于死的恐怖也亦即在于此。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唐君毅认为，人欲使自己之志愿之事成为随时可了者，只有一条道路，即人不能只将心灵中之目的、理想虚冒而出，而只视自己之身体的活动为工具，不忍舍离。而是不应该视身体为心灵达其目的、理想之工具，而将其一切目的、理想收归心灵自身，以下与身体之行相呼应，以使此身体非其所执著之工具，只为一直接表现其心灵活动之一时凭借。这样，心灵与身体之关系如一呼一应，呼是心愿，应是身行。心所愿者，直下只是此身之行，另无外在目的。则心身之关系，才呼即应，才应即止。处处道成肉身，处处肉身即道。肉身化往，此心此道，即合为神明，存于天壤，寄于他生。唯如此而后人能在有生之时，不舍肉身，而肉身亦随时可死。而此中之要点，要在先不将此肉身作心灵所执之工具用，而只作心灵当下之表现之凭借而已。这样，人才能做到人生随时可死而无遗憾，实现人生的真实化。

第五，人生要求真实化的第五步，就是要为心灵对于一切人生之错误与罪恶，他人与众生之苦痛及一切反价值、不合理想、不真实而含虚妄虚幻的成分之存在，能开朗地加以认识、体验与承担。唐君毅认为，“人生之真实化，固然重在向往正面之价值理想如真美善等，但人心如不兼对反面的东西开朗，则其对正面的价值理想之向往中，同时亦有一种无明。”^{[1](124)}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值得赞美的少，须要斥责的多；令人欢喜的少，令人慨叹的多；能真实存在、合理想、含正价值、值得保存的少，不合理想、含负面价值、包含虚虚幻妄成分的多。因此，人要求其人生之真实化，亦无时不与此一切不真实的东西相遭遇。此一切不真实的东西都可成为人生求真实化的历程中之险阻艰难。那么，如何看待这些险阻艰难呢？唐君毅认为，“对照此人生之求真实化言，则其为险阻艰难，正是最真实的存在。”^{[1](125)}在此，我们亦不能只本我

心灵之超越性，去向上超越的看真美善世界之自身，亦不能只是超越的静观此一切不真实者之自己销毁、自己否定、而自己超化。因为只有此向上看与静观，仍是使我之人生存在之求真实化的要求，缩回于我自己之内，而我之心灵实早已同时溢出于我自己之外，而知我以外之诸不真实的东西之存在，因而亦不能不求此不真实的东西之真实化。求其真实化，而我之力有所不及；则不真实者，对我显为一真实的险阻艰难。因此，人必须真实地认识我之与一切不真实的东西相遇，皆是我自己求人生之真实化的历程步履中之一事，是我一不能不忍受的命运。因此，人生遂不仅须在生时把死放在面前，且须在求真实化的历程步履中，步步为不真实的东西之荆棘所穿透。可见，人生是必须包含痛苦的，愈求真实化的人生的人，必然是愈痛苦的。正因为如此，人只有在其身体感受痛苦时，才会真想到其身体的自然生命之真实存在。人亦必须在精神上感受一切不真实的东西入荆棘之刺目刺心时，才能真觉得其精神生命之真实存在。对此，我们应该开朗地加以认识、体验和承担。

第六，人生求真实化的第六步，就是对所接之事物之唯一无二性之确认。唐君毅认为，“由识得此即天心即人心之仁心，充塞饱满于我之当下之人生存在之中，而由我之四肢百体与相呼应，洋溢流行于外，以‘大体与天地同序，大乐与天地同和’之心情与我之当前环境中之家庭、国家、人群中之人及自然物相流通感应。而此处之最重要者，乃人之对其所接触之当前环境中，一切特殊唯一无二之事物之唯一无二性之确认。”^{[1](129)}如人必须认识其父母乃唯一无二之父母，其家庭乃唯一无二之家庭，其国家乃唯一无二之国家。由此而呈现于我面前之世界与宇宙乃唯一无二之世界与宇宙，而我内在之即人心即天心之仁心于时时处处有其唯一无二之呼召。同时，此中我时时处处之所遇与我之所发生之行为也皆唯一无二，并时时处处皆为绝对，皆为具体之充实存在。否则，如做任何事情一有雷同抄袭，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以至于落入格套，只凭抽象概念用事，就会使自己当下之心灵之感应与行为中有一缺漏与虚幻不实之处存在。因此，只有此中一无缺漏与虚幻不实之处，则此当下之我之人生之一切行事皆日新月异，而一成者皆永成，才能实现人生真实化的过程。

综上所述，唐君毅通过自己对人生之艰难、罪恶、悲剧方面的体验，用积极的态度，从正面加以总结，提醒人们在艰难、罪恶、悲剧等陷阱和深渊面前应随时提高警惕，以免掉入陷阱和深渊而不能自拔。总之，

唐君毅关于反省自己的人生,以斩断那些人生途程上的荆棘,使人从烦恼、痛苦、罪恶的深渊中超拔出来,以归于人生之正道的思想,对于我们克服前进中的困难,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思想觉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 [1] 唐君毅. 人生之体验续篇[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Rediscovering on Tang Jun-yi's outlook on life ——Review on *The Sequel of the Experience of Life*

XIONG Lumao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ang Jun-yi expatiated his own thoughts in *The sequel of the experiences of life*. He considered that it'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standard of assessment of the society. Hardship and happiness are all chief content of life. One's aspiration is to consummate his existence to a perfect conformation. The emptiness and trueness go hand in hand in our life. If man wants to be a true self, he must pass through a course of trueness. Mr. Tang analyzed various of difficulties, sins, tragedies hindering the realization of one's ambition, and required people to look out and reflect their lives at any time so that they could cut thorns in the journey of life and release themselves of the abyss of worries, pains and sins, to return to the correct path of life, which still had a positive enlightenment for us to strengthen socialist ideological and ethical progress.

Key words: Tang Jun-yi; outlook on life; experiences of life

[编辑: 颜关明]

(上接 156 页)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HOU Shijun

(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nsferring knowledge by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mainly depends on the extent of tacit knowledge, motivations and capacity of source transfer and recipient transfer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in tacit knowledge doesn't necessarily facilitat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foreign expansion due to its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However, stronger source transfer capacity and recipient transfer capacity can reinfor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nsferring such kind of knowledge and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 of tacit knowledge to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foreign expansion can provide more alternatives for their foreign entry modes.

Key word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TNC); knowledge transfe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firm

[编辑: 汪晓]